

牧齋有學集

七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

記

述古堂記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目其老壽記其封圉老彭卽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卽老子也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鑒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

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初無二人斷可知也然而應世之跡條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玄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言百有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旣目擊而覲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吾錢固錢後人也

頃有事世譜援據世本以釐正包王之文自謂可信
不誣族孫曾字遵王糞除厥父室廬讀書其中以新
堂來請名余遂名之曰子有志學古請言吾錢氏之
古虞夏邈矣自殷迄周世守藏室周公史佚與魯公
伯禽之事如警欬相接也吾夫子之間禮也一乘車
兩馬一豎子自魯過周弗告勞也繙十二經以說中
之以一言曰太謾弗置辨也助祭于巷黨而日食呼
而咄之曰丘止柩反葬而後敢問也易象春秋在魯
興丘明乘而觀書於周史端門之命須此而告備也
故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所不知者丘蓋闕如輒近

世未學小生矜蟲刻鬬雞距驚而相告狠而相非東
方作矣而臚傳不已不亦悲乎考吾先王之大宗彭
祖至于余九十五世而子又加三矣遺經舊史不與
古人俱往者儼然在此堂也以余之老耄猶將羹墻
仰止朝夕陳拜而况子少壯努力者乎昔之以述古
名堂者有矣習于錢之故數祖典遵聖謨考德問業
莫斯堂宜也謹書之以爲記俾刻石陷置壁間而余
亦將遊息于斯以交儆焉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戊子之秋余頒繁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

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而有文盍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于是嘆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爲舉子以迄學宮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寢食坐臥晏居行役未嘗一息廢書也喪亂之後閉關讀易箋注數改丹鉛雜然易簣之前手未嘗釋卷帙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褻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子之于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吾父子之名與此書

猶在人間也嗚呼往古無論矣自有宋迄今五百餘載館閣秘書存亡聚散之跡可按而數也自金元之破汲三館之書載而之北建炎中興書之聚臨安者不減東都伯顏南下試朱清張瑄海運之議又載而之北大將軍中山王之北伐也盡收奎章內府圖籍徙而之南北平之鼎既定則又輦而之北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歲積代累二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內閣之書盡矣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籍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梯几之橫陳乙夜之

進御者用以汗牛馬製駱駝蹈泥沙籍糞土求其化
爲飛塵蕩爲烈焰而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
厄未之有也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机杼者保全于劫
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
今秦晉蜀趙燔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
天府埒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汶洛齊楚之間士大夫
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
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
莆陽曾裔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少師

攜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言有
桓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
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兵火焚
掠彌亘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又不知其幾
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漸滅今日之
流傳委巷冊兔園者覆醬瓿者安知異日不以爲酉
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
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
備禦三隣慎守寶矣人有千金之產局鐫緘滕汲汲
焉惟慢藏是懼而況千萬卷乎

西田記

西田者太倉王奉常遜之之別墅也出太倉西門郊
牧之間隩隈表裏沙丘邐迤疇平如陸岸墳如防瓜
田錯互荳籬映望襍穢挂門苓箸緣路水南雲北迥
異人間游塵市囂不屏而絕西田之風土也廣平百
里却望極目玉山東南虞山西北若前而揖若背而
負日落霞起日降水升歸室屬連倒影薄射西田之
景物也娛賓之堂顏曰農慶秋原臚臚農務告作饁
婦在田農歌滿耳主人取以明農而親禾稼也燕處
之菴顏曰稻香琴書橫陳花藥分列凝塵蔽榻燕寢

凝香主人取以清齋而晏晦也。越長隄而西，菰蒲蔽
虧，鳬鴨凌亂，清潭瀉空，秀木漏日，有霞外之閣以覽
落日，有錦鏡之亭以俯遠水。又折而西，西廬在焉。中
祠純陽法筵精潔，旁繪屋壁粉本，蕭疎啓東軒，則婁
江如鏡面，北窓則虞山如障，顏之曰垂絲千尺，曰綠
盡而西廬之事窮。客遊西田者，以謂江岸縈迴，柴門
不正，誅茅覆宇，丹雘罕加，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
牛欄蟹舍，胥江村之物色。主人却謝朝簪，息機雲壑，
箕裘日新，蘭綺如故。夙世詞客前身畫師，擅輞水畝
湖之樂。謝三年一病之苦，杖履盈門，漉囊接席，無朝

非花靡夕不月此則主人之樂而西田之所以勝也
客有曰子知主人之樂矣未知主人之憂家世相韓
身居法從宸章昭回行馬交互大田卒獲寧無周京
離黍之思嘉賓高會或有青門種瓜之感續方叔名
園之記愴歎盛衰詠右丞秋槐之詩留連圖畫子非
主人也亦焉知主人之樂乎客以其言告蒙叟蒙叟
笑曰吾聞之生住異滅惟一夢心有作夢窗下者夢
窗非無窗夢非有安得以夢中建立爲主人之樂乎
有覺眠一堂者覺者之堂卽眠者之堂安得以夢外
遷改爲主人之憂乎三災起時壞劫不至四禪西田

一畝之宮劫火返銷兵輪遠屏此世界中之四禪也
舍利弗不能見佛土嚴淨螺髻梵王見如自在天宮
主人通西方觀經妙達圓淨如佛所言或有佛土以
園觀臺觀而作佛事安知此土非寂光土於四土中
示現華觀沉灰瓊臺驟雨如夢中事豈足問哉西田
落成會奉常六十始壽羣公屬予言張之余未游西
田于其勝未能詳也聊約夢語以爲記重光單闕之
歲中秋二十日

蓮蕊樓記

黃子子羽要陸兄孟鳧過余而請曰翼也游二夫子

之門三十年矣少年善病望強仕如湖耆明年六十
矣牽絲州邑幸不獲罪吏民成都劫灰安吉餘燼仗
佛力以無恙亂後還沙溪故居不自意亂而得免免
而得歸不罄餘年修淨業以西方爲大歸茫茫三界
長爲旅人不亦悲乎築小樓三楹持誦晏息常聞人
心內辨正八和合爲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
花含蕊寶池視行人勤惰以爲敷萎顏其室曰蓮蕊
所以志也唯夫子爲之記昕夕觀覽庸以鞭退策進
如天鼓焉敢固以請孟鳧病助之請益力無何遂厭
世而去信人世之不可把玩也乃泫然執筆而爲之

記記曰余少讀淨名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欲求淨
土當淨其心竊疑其少異西方往生之說已而觀李
長者論淨土權寔謂阿彌陀淨土爲取相凡夫少分
心淨者說則又疑已而觀曹溪大鑒極論目前西方
以東西比量罪福則又疑此二大士者證明淨名唯
心何以若是諦決而于往生法門幾欲盡捨舟筏也
哉晚讀十六觀經考論九品往生喟然嘆曰嗟乎吾
儕生此世間正天台所謂悠悠凡夫耳今夫愚夫村
媼顚蒙渾沌撒豆念佛卽豆是佛畫圖圈念佛卽圈
是佛無少聞見無少知解彼且不知有心何不淨之

有下品衆生備造四重垂死苦逼心力猛利如矢離
弦如象解鞬此之爲心淨不可言而況于不淨乎唯
是悠悠凡夫道胎薄煖識厚名包利褻身蓋世纏黑
白淨染種種和合擇便利則以持名爲捷徑避罪業
則以西方爲逋藪鼎鼎百年悠悠願力專不若凡愚
猛不追惡逆以少福德因緣求生彼國則亦無怪乎
其背馳矣維摩居士灼知末世多此人根破除取相
開示惟心淨土方山曹溪不惜橫豎鈎貫證明其說
曹溪曰東方人有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有罪念
佛求生何國直指人心與佛語函蓋相應而或者曰

破淨土也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是亦爲破
六度也而可乎知惟心淨土徹上徹下之宗旨則知
阿彌陀極樂淨土是實非權無量壽十六觀淨土是
實非權淨名中佛足指按地所現淨土是實非權方
山明十種淨土是實非權曹溪欲與目前諸人移西
方于剎那亦是實非權淨名爲一車方山曹溪爲二
輪運載行人攝歸念佛淨土一門豈有他哉子羽行
安節和天資近道晚而歸心淨業殆亦宿世受熏如
染香人身有香氣吾知香光三琳去子不遠矣昔齊
鄴中有真玉師者誓生安養聞東方有蓮花佛國乃